

《道教金丹派南宗考論：道派、歷史、文獻與思想綜合研究》，蓋建民著。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13。上、下冊，1,152頁。人民幣268元。

丹道及相關研究是一個既熱又冷的領域，一方面既得到道教學者、丹道修持者和一般興趣者的普遍關注，一方面卻又少有學者能夠貢獻出真正深入的研究成果。之所以如此，除了在解讀文獻時遭遇語義障礙、無真修實證，又往往人云亦云之外，缺乏嚴格意義上的文獻學基礎研究，也是相關研究難以取得實質性進展的重要原因。

蓋建民教授新著「南宗研究三書」：《道教金丹派南宗考論：道派、歷史、文獻與思想綜合研究》（以下簡稱《考論》）、《白玉蟾文集新編》及《白玉蟾詩集新編》，即試圖從對基礎文獻的考訂整理出發，以白玉蟾研究為中心，對南宗研究中一些長期未能解決及未充分討論的問題，予以探討與闡發。其中，後二者是作者撰寫《考論》的基礎工作，因此三者實際上是一個整體。

關於《考論》，卿希泰教授有長序推介，除指出歷來南宗研究中有待深入的幾個熱點問題，如南宗譜系問題、白玉蟾生卒年代問題、南宗丹法的性命問題、南宗丹法與雷法問題，以及南宗與其他道派關係問題等，對本書的特色與貢獻也予以揭示。根據卿希泰教授所述及作者長篇〈導論〉中之歸納，除了多學科視角與哲學提煉之外，本書最主要的特色則是「採用傳統目錄學文獻學方法和考據方法」，「竭澤而漁」地佔有史料，「整理和輯存散佚的南宗諸祖及後學文獻」，「挖掘了大量第一手材料」。本書上冊就是此種基礎工作的展示。其中，第二章〈南宗典籍文獻史料釐正與輯存〉以白玉蟾著述考辨為中心，上溯張伯端等南宗四祖、下延白玉蟾後學等世代的相關著述與文獻，篇幅則接近全書三分之一，確實是分量最重也最具特色的內容。在這一文獻工作的基礎上，第三章〈南宗祖師生平繫年〉、第四章〈南宗道士及傳法譜系考訂〉即針對白玉蟾生卒、南宗譜系等問題予以重點回應。本書下冊仍然以對白玉蟾的道履勾稽與著述解讀為中心，進一步對南宗教團組織、南宗與儒釋關係、南宗丹道特色及其地位與影響等問題予以專章討論，並附有南宗遺蹟的考察記錄。整體而言，確實如副標題所揭示的，本書是一項具有多重關照與企圖的綜合性研究。

關於南宗典籍及相關文獻史料的考訂整理工作，本書分為「張伯端《悟真篇》及其註疏類文獻」、「二祖、三祖、四祖類文獻」、「白玉蟾著述考辨」、「白玉蟾後學文獻」、「非白玉蟾系統類文獻」、「元代以降南宗文獻史料」（即所謂南北合宗類的文獻及相關記述史料）等六個專題，顯示出全面掌握南宗文獻源流的雄心。

關於張伯端，除指出一些佚文，並對今日所見《悟真篇》歷代註疏予以提要及簡要討論外，值得一提的是，作者有意識地對一些爭議文獻進行梳理。比如關於《玉清金笥青華秘文金寶內鍊丹訣》，作者根據陳兵對《道藏輯要》本篇首題辭的意見，認為可能是張伯端口授，王邦叔筆錄；關於《金丹四百字》，則根據丁培仁對白玉蟾〈謝張紫陽書〉的解讀，認為應是託名張伯端所傳、馬自然口授，實際為白玉蟾所作。有意思的是，儘管作者認定《金丹四百字》為白玉蟾所作，並且還將其輯入新編文集，但顯然情感上並未釋懷，因而又特別強調其宗旨與《悟真篇》不二，並以明清諸註證明其重要性。另外，需要指出的是，《道藏》所收《金丹四百字》黃自如註本並不完整，同註全文亦見《道藏》本《修真十書·雜著指玄篇》卷五，雖失名且未收黃自如序，但仍有後序一首並附丹詩五首；而日本內閣文庫藏元勤有堂刊本《瓊瑯白玉蟾先生指玄集》卷五、上海圖書館藏明刊本《白先生雜著指玄篇》卷五（底本應為元刊本），所收同註即保留有黃自如序及署名，且保留《金丹四百字解》原題，可據以為完璧。

關於石泰，作者從《道藏》本《修真十書·雜著指玄篇》卷七《丹髓歌》末輯出署名「杏林石泰得之」的〈後序〉一首，但所錄並不完整，遺漏「泰自從得師訣以來，知此身不可死，知此丹必可成。今既大事入手，以此詔諸未來學仙者云。杏林石泰得之序」凡43字，而作者在討論中卻有引述。另外，需要注意的是，此〈後序〉元刊本失名、明刊本所據底本缺葉（另有臺北國家圖書館藏藍格舊鈔本《修真十書》，未見，但據書名及書影可推知底本應為元刊本，不知是否有署名），僅《道藏》本署名石泰；而《丹髓歌》署薛道光（元刊本、明刊本署道光和尚），作者也列入薛道光文獻。那麼，文中稱張伯端為先師的「泰」就需要考慮是否就是石泰；如果認定為石泰，則需要進一步討論〈後序〉是否為《丹髓歌》所作。如果是，那麼石泰與薛道光的關係就需要重新考慮；如果不是，就應考慮〈後序〉究竟是為何書所作。鑒於《道藏》

所收文獻在內容、形式上往往有所缺陷；而上海圖書館藏元建安余氏靜庵刊本《瓊瑄白玉蟾上清集》卷首見有宋景定元年（1260）彭耜、童應卯序二首，據內容應原屬蕭廷芝《金丹大成集》，因此，可以認為〈後序〉亦屬誤置，非為《丹髓歌》所作，應是為同樣收錄於《修真十書》的《還源篇》所作。

關於陳楠，作者從《道法會元》輯出署名陳楠〈（太上三五邵陽鐵面火車五雷大法）法序〉一首，並指出該序提及許遜傳邵陽雷法，因而提請學者關注南宗與淨明派、神霄派之關係。需要注意的是，〈法序〉述及許遜所傳邵陽雷法只有吳猛、丁義得其傳，因而許遜家傳不載；而在仙傳敘述中，吳猛雖然與許遜有師徒關係的逆轉，丁義為吳猛、許遜之師向無異辭，則與〈法序〉所述矛盾。白玉蟾〈旌陽許真君傳〉註中提及「淨明五雷法」，並說是諶姆所傳，也與〈法序〉所述不合。另據白玉蟾〈翠虛陳真人得法記〉所述，陳楠乃從辛忠義受汪真君所傳都天大雷法，又據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明正統寧藩刊本《海瓊玉蟾先生文集》附錄宋嘉定十年（1217）陳與行〈跋陳泥丸真人翠虛篇〉所述，陳楠所傳為《景霄大雷琅書》，與邵陽雷法似亦無涉。而《道法會元》所收《高上景霄三五混合都天大雷琅書》是否即《景霄大雷琅書》雖有待論證，但其中有〈六波天主誓〉一首，卻與據稱出自「六波天主帝君」的邵陽雷法有關。當然，儘管〈法序〉之可靠性值得懷疑，但對於淨明雷法、許遜信仰及淨明派與神霄派關係的研究，確實具有重要參考價值。另外，需要指出的是，作者說《修真十書·雜著指玄篇》所收〈紫庭經〉（題作〈庭經〉）誤署薛道光，應屬誤記，覆核《道藏》本、元刊本及明刊本，諸本均署「翠虛真人」；作者引用陳與行跋作「《翠虛篇真息》，予王公思誠續編之」，應屬誤會，真息子為王思誠道號，《道藏》本《翠虛篇》前有真息子王思誠序可證。

「白玉蟾著述考辨」是本書的中心工作，該節內容又分為「白玉蟾文集及其版本流傳」與「白玉蟾文獻叢考」兩部分，其中前者主要是針對白玉蟾文集所作提要與簡要討論，同時也介紹白玉蟾的經註作品並輯錄一些佚文；後者則是針對前述文獻中所見佚書、佚文及相關信息的梳理，以及對某些爭議文獻所作的專題研討。

關於白玉蟾著述，作者首先梳理《道藏》所收《海瓊白真人語錄》、《海瓊問道集》、《海瓊傳道集》、《玉隆集》、《上清集》、《武夷集》等白

玉蟾著述，除提要外，就中也指出：(1)《海瓊白真人語錄》原本應為彭耜所編四卷本《海瓊集》，(2)《上清集》與《武夷集》內容有所竄亂，(3)《武夷集》竄入倪昭卿所作〈贈葉神童〉二首。需要說明的是，關於《武夷集》竄入他人作品的問題，除倪昭卿所作外，據北京國家圖書館藏元刊明修本《瓊瑄白玉蟾武夷集》卷八，〈憶神童歌〉題下署張元靜，可知亦非白玉蟾所作。

其次，作者對《金華沖碧丹經秘旨》、《常清靜經註》、《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玉樞寶經集註》、《靜餘玄問》、《道德寶章》，以及《道法會元》所收〈道法九要〉、《修真十書·雜著指玄篇》所收丹圖與《修仙辨惑論》等文、《鳴鶴餘音》所收〈堂規榜〉等逐一提要或討論。其中，作者指出《金華沖碧丹經秘旨》反映南宗內外丹兼修的思想方法，《常清靜經註》以內丹釋清靜，〈道法九要〉為南宗本宗戒律等，值得注意。

而關於白玉蟾詩文集諸版本的梳理，則是本書這一部分文獻工作中最值得關注，也最需要重加評估的內容。除根據各圖書館目錄轉述者可以不計外，作者提要介紹的凡有明萬曆潘是仁刊本《葛白叟詩集》九卷、明嘉靖十二年(1533)唐胄刊本《海瓊摘稿》十卷、明鈔本《海瓊子詞》一卷、《彊村叢書》本《玉蟾先生詩餘》一卷又續一卷、明萬曆何繼高等校刊本《海瓊玉蟾先生文集》六卷又《續集》二卷、明萬曆二十六年(1598)劉雙松安正堂刊本《新刻瓊瑄白先生集》十四卷、清同治刊本《白真人集》十卷，其中，清同治刊本《白真人集》為作者據以整理白玉蟾詩集、文集的工作底本。可以看出，作者為訪查各版本白玉蟾詩文集，確實花費不少氣力。

不過，在相關版本的介紹中，特別是在各圖書館所藏《海瓊玉蟾先生文集》版本參照表中，作者並未一一詳列版式、行款等足以甄別版本的信息，則令人頗感遺憾。至於上述諸版本之源流，作者也未作討論，僅引錄祝尚書《宋人別集敘錄》的相關提要以為參考；而祝尚書對各版本之間的關係儘管並沒有足夠詳細的分析，但他關於明正統寧藩刊本之後的明、清諸刊本「或以原本翻刻，或經改編而增其卷數」的總體判斷，卻也沒有得到作者足夠的重視，因而本書對工作底本的選擇便成為潛在的問題。就前述諸書而言，萬曆何繼高等校刊本《海瓊玉蟾先生文集》是正統寧藩刊本的翻刻本，《新刻瓊瑄白先生集》及《白真人集》均為萬曆何繼高等校刊本的改編本，《玉蟾先生詩餘》及《海

瓊子詞》均從萬曆何繼高等校刊本鈔出，《海瓊摘稿》則是以正統寧藩刊本為主要文本來源的選本。此外，作者未予提要但作為重要參考本提及的《重刊道藏輯要》本《瓊瑄白先生集》則是《新刻瓊瑄白先生集》的翻刻本，而《葛白叟詩集》在內容上也未超出正統寧藩刊本。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，在內容上，何繼高等校刊本較正統原刊有所缺失（約詩十首、詞五首），《新刻瓊瑄白先生集》較何繼高等校刊本有所增刪，《白真人集》則較何繼高等校刊本新增兩卷從《道藏》等輯錄的洞章、丹訣、語錄、經註以及鸞文等內容。由於未對版本源流予以分析，儘管作者在版本參照表中列入正統寧藩刊本，卻未能予以足夠的重視，而這也是導致新編詩集、文集的整理工作出現失收、失校、漏略、臆改、誤收，以及不必要的輯佚等問題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另外還需要指出的是，作者將《重刊道藏輯要》本《瓊瑄白先生集》、清同治刊本《白真人集》等刊本稱作「點校本甲本」、「點校本乙本」，將今人朱逸輝等人的《白玉蟾全集》校註本、周偉民等人的《白玉蟾集》點校整理本稱作「點校本丙本」、「丁本」，也造成不必要的混亂。

「白玉蟾文獻叢考」共分十個專題，涉及《廬山集》與《四山法語》、《金丹捷徑》、《松風集》與《群仙珠玉集》、《海瓊問道集》與《鶴林問道集》及《紫元問道集》的關係，《修仙辨惑論》是否白玉蟾所著，《海瓊白真人語錄》與《海瓊集》的關係，《武夷集》與《上清集》及《玉隆集》的關係，〈謝張紫陽書〉真偽，以及白玉蟾佚文輯考等問題。

其中，關於《金丹捷徑》問題，作者根據陳守默、詹繼瑞〈海瓊傳道集序〉指出《海瓊傳道集》中〈鈎鎖連環經〉以前的丹圖、丹訣等即序中所提及的白玉蟾《金丹捷徑》，並以之與《道藏》本《修真十書·雜著指玄篇》卷一丹圖、丹訣比對，認為後者大體即《金丹捷徑》之內容。這一比勘成果值得肯定。元刊本《瓊瑄白玉蟾先生指玄集》、明刊本《白先生雜著指玄篇》卷首所收丹圖、丹訣分為上、下二卷，即題《白先生金丹火候圖卷上》、《白先生金丹捷徑指玄圖卷下》，可證有關丹圖、丹訣確係《金丹捷徑》之內容。另外，作者認為《修真十書·雜著指玄篇》卷一丹圖、丹訣後所收葉和叔〈金丹捷徑〉、〈金丹論〉、廖正〈修真論〉應是為《金丹捷徑》所作序跋。就內容而言，認為後二者為《金丹捷徑》序跋應無問題，但葉和叔〈金丹捷徑〉提及的是胡胎仙作《群仙珠玉》而非白玉蟾作《金丹捷徑》，故不應視為《金丹捷徑》序跋，



而作者更據以論證《群仙珠玉》為白玉蟾所作，亦不妥。另外，《道藏》本《金丹論》失名，元刊本、明刊本均署恬齋先生馮一雲，應據補。

關於《修仙辨惑論》，作者從行文風格與問答形式論證非白玉蟾所作，讀來頗感證據不足；而作者據宋嘉定九年(1216)蘇森《跋修仙辨惑論》(作者據同治刊本題作《跋修仙辨惑論序》，「序」字衍，此據正統寧藩刊本)論證《修仙辨惑論》在白玉蟾身後問世、非出白玉蟾之手，實際亦不能成立。據蘇森所述，他與白玉蟾一見如故，唱和百餘篇已刻板行世，「及見《修仙辨惑論》，披讀之餘，知先生骨已仙矣。森晚節末路，方銳意為方外之游，得此豈非天賜耶？嗟夫，古仙心傳，口授秘訣，先生一旦形之毫楮，坦然明白……先生此去，或隱於名山大津之中，或游於通都大邑之內，後會又未知何日何地也。森遂將斯文鋟板，傳之於世，以成先生之志」。顯然，蘇森所述恰可證明《修仙辨惑論》在白玉蟾生前刊行，為白玉蟾所作。

關於白玉蟾佚文輯考，除列舉橫手裕所指示諸文外，作者又對《道法會元》等書予以覆檢，並對《道藏輯要》、《藏外道書》等大型叢書以及方志文獻予以爬梳，可謂用力至勤。其中，關於《靜餘玄問》，作者指出其內容部分重見於《海瓊白真人語錄》，推測可能原本是《海瓊白真人語錄》的一部分，在翻刻時散出重編。儘管缺乏確實的版本依據，其結論尚覺有再討論之餘地，但比勘成果值得肯定。關於臺北故宮所藏白玉蟾草書《天朗氣清詩帖》，作者則指出其內容並非白玉蟾所作詩，而是《雲笈七籤》卷十二《推誦黃庭內景經法》咒語。這一成績顯然應予肯定，但新編詩集卻仍作為佚詩收錄，則令人頗感莫名。另外，對一些爭議文獻，如《上方鈞天演範真經》、《高上景霄三五混合都天大雷琅書》等，作者並沒有匆忙地加以肯定，而是持存疑的謹慎態度，值得讚許。同時需要指出的是，作者在將一些雷法文獻排除之餘，卻將一些明確為鸞文或偽託的文獻，如《修道真言》、《地元真訣》、《增智慧真言》、《高上紫霄玄玄妙感白真人》、《白玉蟾祖師樵陽經後序》、《白仙語錄》、《雷文仙音》、《瓊瑯白宗師作人妙經》、《白祖師玉蟾老人講學》、《玉蟾真人降詩一首訓一段》、《金丹心法弁言》等盡數收錄，認為即使屬偽託也是南宗文獻或反映白玉蟾之影響，顯得過於自珍。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新編詩集、文集以及「白玉蟾字號、道號、別號一覽表」中，不能不令人感到遺憾。

關於彭耜文獻，元刊本《瓊瑯白玉蟾上清集》卷首見有彭耜為蕭廷芝《金丹大成集》所作序，本書失收。

關於《金丹大成集》，據宋景定元年彭耜、童應卯序，則南宋末已刊行，本書列入元以降文獻，不妥。

關於《中和集》，本書據《道藏》本介紹各卷內容，但《道藏》本多失題，因而失誤難免。據日本內閣文庫藏元大德丙午（1306）中元翠峰丹房刊本《清庵先生中和集》，該集分前、後集，共六卷，存前集三卷，內容與《道藏》本大體相同。其中，前集為丹書道論集，卷上為《玄門宗旨》（包括《太極圖說》等）、《畫前密意》；卷中為《金丹妙訣》（包括《金丹圖像說》等）；卷下為《問答語錄》（包括《程潔庵問答》、《趙定庵問答》及《金丹或問》等三種）、《全真活法》。除各部分內容均有獨立標題外，部分內容題下仍標有受法人姓名，如《畫前密意》下題「授焦治中」、《金丹圖像說》下題「授門人」、《試金石》下題「授知觀蔡損庵」等。另外，後集為詩文集，按體裁分類，卷上為論、說、歌；卷中為詩；卷下為詞及隱語，據目錄與《道藏》本亦大體相同（另有南京圖書館藏清影元鈔本，可核）。

關於白玉蟾生年問題，歷來有紹興四年甲寅（1134）與紹熙五年甲寅（1194）兩種說法，其中，紹熙說的依據是正統寧藩刊本《海瓊玉蟾先生文集》卷首所收彭耜《海瓊玉蟾先生事實》（學界引用一般為同治刊本《白真人集》所收同文，據目前所見，最早見於正統原刊），紹興說的依據則是清人彭翥《神仙通鑑白真人事跡三條》。一般認為，前者為彭耜所作，應較可靠；而後者晚出，臆造或作偽的可能性較大。作者則一方面認為彭耜作為弟子未必清楚乃師生年，從而認定《海瓊玉蟾先生事實》所載生年不可靠；另一方面認為白玉蟾《水調歌頭·自述十首》第三首下闕：「好因緣，傳口訣，鍊金丹。街頭巷尾，無言暗地生歡。雖是蓬頭垢面，今已九旬來地，尚是童顏。未被飛詔，且受這清閒」中的「九旬」及白玉蟾《謝仙師寄書詞》：「嘆古人六十四歲將謂休，得先聖八十一章來受用」中的「八十一」均是白玉蟾自言年壽已八九十歲，認為《神仙通鑑白真人事跡三條》所載生年與高壽相符，因而可信，作者也因此最終採信紹興四年的說法。

實際上，這個問題相當複雜，即使排除明清後出史料的影響，白玉蟾、彭耜等人的文字也充滿矛盾；更何況即便紹熙說不成立，也並

不代表紹興說就一定可靠。就前舉作者所引白玉蟾文字而言，本身並不能證明白玉蟾已達八九十歲高齡。所謂「今已九旬來地」，如果不是先入為主地認為指年壽而言，就應注意到彭耜關於白玉蟾從陳楠「修習丹法九年」及「九年道成」的記述，而〈水調歌頭·自述十首〉正是道成之時自述多年辛苦的作品。而「八十一章」與「六十四歲」本為文章修辭，並不能說明任何問題，假如要將其坐實，那麼若非先在地認為白玉蟾壽逾八十，至多也就是將六十四歲看作其年壽，如此，則紹興四年說便也不能成立。另外，作者在訪查鶴林靖遺址時發現一丹井，上刻「丹井」，並有「紹熙二年」字樣，自屬珍貴資料無疑，但作者據以為紹熙說不成立、紹興說成立的證據，則略顯薄弱，畢竟該地是否鶴林靖遺址尚存爭議，而丹井上又沒能保留關鍵的、如「鶴林」或「鶴林靖」等那樣的直接證據。

真正明確為白玉蟾自言壽數，且無異議的作品，見於正統寧藩刊本《海瓊玉蟾先生文集》卷四，即題〈年逾弱冠，又多錦瑟之一弦；身墮塵樊，未徹玉霄之半日。醉懷無奈，顧影自憐，抱明月以興悲，向西風而思遠。謾拈禿兔，姑慰心猿。寄鶴林友〉七律一首，其詩題明確說自己年已五十一歲，也同樣證明紹熙說之不能成立。而這並不是孤證。據蘇森〈跋修仙辨惑論〉載：「先生姓白，名玉蟾，自號海南翁，或號武夷翁，未詳何處人也。人問之，則言十九歲師事陳泥丸九年，學鍊金液神丹九還七返之道、虛坎實離之術」，與正統寧藩刊本《海瓊玉蟾先生文集》卷二白玉蟾〈日用記〉所述：「予年十有二即知有方外之學，已而學之，偶得其說，非曰生而知之，蓋亦有所遇焉。後數年，洞知其妙，由是知三生之因緣、達四大之變滅，漸不甚留意其學矣。自二十三歲以後，似覺六賊之兵浸盛、三屍之火愈熾，不復前日之身心太平也」大體相合。而據其〈必竟恁地歌〉自述，白玉蟾遇陳楠在開禧元年(1205)，則生年在淳熙十三年(1186)。此點儘管還有再討論之餘地，紹興說或紹熙說也都不能成立。

關於白玉蟾卒年問題，作者根據王居安任福州知州，而福州有寶慶三年(1227)王居安摩崖石刻，認為白玉蟾卒年不早於寶慶三年，大體應可同意，但對王居安任官福州的時間與任期還需要作進一步疏。

關於白玉蟾弟子，經系統梳理，作者考出約41名，值得肯定。



需要補充的是，白玉蟾〈傳度謝恩表文〉中提及的胡士簡，應該就是白玉蟾〈雲會堂記〉、〈玉隆萬壽宮道院記〉中提及的友人止庵胡士簡，嘉定中曾任玉隆萬壽宮知宮。可見，除白玉蟾本人與淨明派關係密切外，南宗弟子與淨明派的關係也值得注意。另外，關於留元長與白玉蟾的關係，同治刊本《白真人集》按語稱二人為同門兄弟，作者認為該按語應為明清時人所加，因而不可靠，此點亦可同意。需要補充的是，此段按語出自正統寧藩刊本《海瓊玉蟾先生文集》卷一，為朱權所作。

總之，為完成煌煌四巨冊的「南宗研究三書」，作者所付出之艱辛與努力可以想見，理應予以充分肯定。但三書也確實存在不少疏失和需要再加探討的問題，有待進一步完善。

許蔚

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